

更與何人說

陸舊容 著



更与何人说

陆蓓容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更与何人说/陆蓓容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1.1

ISBN 978 - 7 - 101 - 07746 - 9

I. 更… II. 陆…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3434 号

书 名 更与何人说

著 者 陆蓓容

责任编辑 李世文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6 1/4 插页 8 字数 80 千字

印 数 1 - 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746 - 9

定 价 25.00 元

更与何人说

序

蓓容新书出版，嘱我作序。出书在她并非稀罕事，且不说小荷初露的少作，只说我与她订交以来，收到赠书已有两种。作序这事儿却很让我为难。一来没有生花妙笔，怕辱没了她的锦绣文章。二来呢，她的“正经文章”，我从前是压根儿不看的。她自己也说，最得意的文字是“博客、短信、打油诗”。好比平时里玩笑惯了的小姑娘，眼下端端正正起了严妆。庄重亲昵之间，我不懂如何拿捏，一时竟不敢贸然上前搭讪了。拖了很久，眼看“死线”近了，不得不鼓起勇气来写，也算是我为她，做一个郑重的表白吧。

“全须全尾”的“作文”，也许难免叫人束手束脚。灵光乍

现的情怀与思致，能说与二三友人，已是很好的归宿；若仔细结撰成文，“说与大家听”，又有人爱听，那也算功德一桩。我也乐意看到，平日里玩笑惯了的小姑娘，如今端端正正起了严妆。

全书三分，第一分谈古诗文。她自己也写诗，诗人说诗，当然别有自家体贴来的心得。有些文章因为写给大众，不免于“卖萌”。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领这个情。而我却我感激她的努力。

第二分讲昆剧，我私心最喜欢。○七年冬，她去上海看戏，演的是《墙头马上》。回来后她写散场的光景，说迷了路，竟绕回剧院入口，看到灯已全熄，人都散去。她第一次明白什么叫散戏，也感到几年来难得的一刹孤独。然而面对这孤独，也只“顺其自然，既不沉溺，也不惊惶”。我爱她这份深情与克制，说来我们订交，也是那个时候的事。我没有看过太多戏，对剧场里种种知识更是一窍不通，又因为戏里多猥琐书生，便常以“现代女性”之眼光替“旦”们惋惜。她看戏，不苛求古人，也不花痴一般说什么美呀好呀，春色如许呀。世道艰难，看到几分温存，便不多不少地说出来，这是她温柔敦厚的地方。

两年前住得离江苏省昆剧院很近，也是因为听她说了，巴巴儿地要去看《花判》。可惜，省昆只演洁本。

第三分所收是近年来的评论文字。书评难写，若单单介绍书中内容，自有那书本身，胜过一切介绍。若倚马千言，全是一己“私货”，尽可以另起炉灶，何必借他人酒杯。我羡慕她有一支好笔，把这几篇评论文字写得很漂亮。比如《女人心事 翰墨因缘》，评《清代女词人选集》。《选集》由兼备词人与词学研究者身份的张珍怀女士编选，已经让人期待。蓓容少负词名，很可以被目为“才女”，她来写这篇书评，对女人心事有一番熨帖的理解，又对所谓才女积习和男才子们历史悠久的意淫传统有一分清晰的警惕。凭这一篇文章，我当向她敛衽致意。

说到书评难写，我觉得序也很难写。还是不多剧透，请诸位自己来看吧。

陈小远 庚寅小雪

目 录

序 陈小远 1

第一分 掩卷平生有百端

年年年尾接年头	3
举大白,听金缕	7
“目眩冉冉动”	11
最是橙黄橘绿时	14
离别类型学	17
是谁来折花	21
回头唱个山坡羊	25
可怜的小皇帝	28
写作这回事	31
“拗相公”及其他	34
妒忌与“周姥”	37

请你写一张便条	40
须知世上苦人多	42
市井的声音	45
知了,知了	47
江南有丹橘	50
敲门试问野人家	52
“柴米油盐酱醋茶”	55
密云龙	57
归有光的人道主义	60
死生契阔	63
整顿衣裳起敛容	65
你们在哪里?	67
理想丈夫	69
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	72

第二分 那堪还向曲中听

游园惊梦	77
寻梦	79
花判	81

琴挑	85
秋江	88
小宴	91
埋玉	93
迎像哭像	96
思凡	98
下山	100
夜奔	103
痴梦	105
刺虎	107
书馆	110
题曲	113
佳期	116
痴诉	118
出猎	121
玩笺错梦	123
折柳阳关	126
墙头马上	128
踏伞	131

写状 134

第三分 风里时闻响佩环

萧条异代使人愁——沈祖棻与盛静霞 139

《饮膳札记》：好女子林文月 155

《清代女词人选集》：女人心事 翰墨因缘 159

《奢华之色》：旧时月色笔端回 170

一曲微茫度此生——《张充和诗书画选》 176

跋 186

第一分 掩卷平生有百端

年年年尾接年头

编辑先生和我商量：要过年了，怎生想个法子谈谈和年有关的话题才好。一时倒想起一个对联故事：中秋佳节，几个秀才围坐谈笑，饮酒赏月。其中一个偶得上联“天上月圆，人间月半，月月月圆逢月半”，下联怎对呢？过了中秋，过了重阳，谁也对不上。待到年关时，还是他自己对上了，那便是此文的题目所自——“今夜年尾，明日年头，年年年尾接年头”。

读者也许要说，这不过是个文字游戏，况且并不格外地高明。但是在那故事书中无数巧对里偏偏记得了这一句。我喜欢它，本不在辞旧迎新带来的欢乐气氛，却因“年年年尾

接年头”，一气读来大有光阴流转之感，仿佛透露出些许人生消息。

历来以“年”为因由，文人墨客可没有少挠头皮。古人重佳节，冬至不归，已让诗人感慨“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何况除夜，何况新正。人多知孟浩然《春晓》诗之明艳婉转，且来看一看他的《除夜》：“迢递三巴路，羁危万里身。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人。渐与骨肉远，转于童仆亲。那堪正漂泊，来日岁华新。”诗明白如话，只单单拈出“渐与骨肉远，转于童仆亲”一句，就不难勾勒这孤独的诗人和瘦削的童仆在乱山残雪中凄凉的身影。可以并置的是高适的一首《除夜作》：“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高诗比孟更进一层，直说了对家乡的思念、斑白的头发，以及那即将来临，又充满着不可知的“明朝”。我们都知道时间是不可割裂的，但是，“年”仿佛人为设置的一把刀子，喀嚓一声将它割成了等长的一截又一截。“明朝”和“又一年”，在这个意义上就成了同义复指，叠用这同义复指的两个词语，竟似诗人无奈的声音在转述着时钟寂寞的滴答声。

或曰，怎便没有安安静静在家守时度岁之作呢？也是

有的。可是，诗人心眼多半敏感，就是樽前花底，也常泛起些无奈悲凉。我最爱清人黄仲则的《癸巳除夕偶成》两首：“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年年此夕费吟呻，儿女灯前窃笑频。汝辈何知吾自悔，枉抛心力作诗人。”前一首，一句“忧患潜从物外知”，直教人充满喜悦与期待的心情冷了半截。可是他说得对呀，这个世界，本来有很多痛苦和无助在欢乐的背影中黯淡地存在着。好像过去的这一年，有海啸，有洪水，有地震，有矿难。我们在腊月的欢庆气息里，也许应该回头看看，侧耳听听。至于后一首，我喜爱一个诗人的自觉。中国古代的文人，对自己的身份常常弄不清楚，许多悲剧都是因此而发生的。可是黄氏却对“诗人”的尴尬身份认得透彻，唯其透彻，所以懂得自嘲。除夕夜里家家扶得醉人归，却有这样一个人清伶伶地自嘲着，比之“明日岁华新”的感慨，又是一番情怀了。

写到这里，读者或要怪我不来讲些芝麻开花节节高之类讨喜话语，却扯了那么多毫无“年味儿”的诗篇。那么我且笑嘻嘻地拿出这一篇脍炙人口的《元日》来罢——“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最后借着它说句新年快乐，总是应当的。年年年尾接年头，但愿这一“接”，接得的是平安喜乐——有时候，乱山风雪中的倦客大可以与山民同醉，孤零零自嘲的诗人也该“难得糊涂”。

作于二〇〇六年